

中国新生代: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与云养青年

■ 谭建光

(广东省团校志愿服务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897)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生代青年逐渐形成了“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三大群体。单位青年是在国有机关、单位、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社团青年是发起社会组织或参与社会组织专职工作的年轻人,云养青年主要是自身依靠网络文化创意、网络游戏创意、网络技术创新等滋养的年轻人。从90后、00后新生代青年看,这三类群体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不满足于稳定而单调的工作,追求富有新意和创意的工作,为了志向和兴趣不断变换工作。改革开放促进了青年群体分化和变迁,青年新群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新时代青年群体成为社会创新力量,新生代青年群体塑造着中国国家形象。

【关键词】中国新生代 单位青年 社团青年 云养青年 创新力量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6.0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工作方式、职业生涯不断变化,在原有职业群体转型发展的同时,也适应社会治理时代、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产生新的青年职业群体、青年发展群体。关注青年不同类型群体的发展变化,既是推进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汇聚社会创新发展力量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遇,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1]我们既要用青年的视角看待社会,也要用社会的视野看待青年,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青年及青年群体的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受到较多的重视。改革初期,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建立“青年研究所”,并通过“庐山会议”等开展“新时期青年与青年问题”研究,那时对于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回城知青、大学生青年等群体的关注比较多。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提出“群体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从家庭、部落、组织、社区一直到社会,不管人类是在原始的、野蛮的还是文明的状态下生活,谋生群体形式总是人们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2]中国改革开放40年引发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引起青年群体的变迁。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一书的出版,引起我国青年研究者的关注,促使更多关于青年群体研究的成果产生。张永杰、程远忠的《第四代人》从代际分类探讨青年群体的变化;李路路、李汉林的《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

收稿日期:2018-08-25

作者简介:谭建光,广东省团校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会长,主要研究志愿服务。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组织党建特点与功能强化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BKS107)的阶段性成果。

与交换》对“单位制”影响及其单位青年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刘俊彦主编的《青年与青年社会组织》对社团青年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对“北漂青年”群体进行了分析。近年来,关于网络与青年群体变化的研究成果增多。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对新时代青年群体进行探究;朱丽丽等的《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分析更为深入;张耀铭、张路曦撰文《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对于网络青年群体的迭代发展及其促进社会变革进行分析^[3]。由此,关于青年群体研究的领域越来越丰富,从传统机关单位青年、事业单位青年、国有企业青年、大中学校青年,到非公体制的外资企业青年、私营企业青年、社会组织青年等等,表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青年群体的多样化。网络时代来临,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青年群体掌握生活新技能、掌握社会新话语提供了特定的背景。沈杰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状况研究》中分析“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通过互联网将自己与他人、社会和世界相连,他们的生活由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4]所以,依靠互联网技术、信息资源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新兴青年群体得以诞生和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和“观察研究”方法把握青年群体的变化趋势,参考青年群体研究的文献和观点,梳理出中国新生代的三个主要群体类型: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并尝试对这些青年群体的产生条件、现实状况、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从而描绘新生代典型青年群体的“塑像”。与此同时,把握青年群体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寻青年群体发展对社会创新的作用。

一、“单位青年”的变迁

“单位人”及“单位青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概念,原来特指在国有单位(包括国有机关单位、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改革开放之后,“单位”的概念不断变化和延伸,“单位青年”的涵义也不断演变。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青年”的形成和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所有制类型多样,既有“公家单位”,也有私营企业、自谋职业等等。逐渐地,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非公有性质的企业和机构大多数被“合营”到公有体制之中,极少数被解散、遣散。这样,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就成为中国人包括青年工作生活的基本状态。李路路、李汉林在《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和交换》中解释说:“中国的‘单位组织’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独特现象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有这种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政府),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5]“单位青年”获得所在单位的全面管理和保障,从思想教育、职业发展、生活保障、名誉奖励等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单位”成为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青年在单位中不断经历政治思想的较量和个人品格的冲击。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青年”的发展历程,早期的单位仍然以提供职业生活及其管理为主,后来不断附加政治管理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单位青年(仍有少部分‘集体青年’)”和农村“集体青年”就是最主要的群体,“学生青少年”是预备走向成年之后进入“单位青年”或“集体青年”的力量。

(二) 改革开放后“单位青年”的演变

改革开放冲击了“单位青年”的“铁板一块”状况。一方面,在原有计划经济特色“单位青

年”之外,出现了非公有制的“体制外”青年;另一方面,原有“单位青年”的职业生活之外的思想发展、日常生活也获得相对多样化、灵活性的空间。不同类型群体在职业发展、日常生活中对自我的判断和评价就有了差异。李春玲等在《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分析:“从不同职业群体的技术能力来看,以国家干部、企业主、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组合起来的80后第一类职业群体在技术能力上也具有足够的优势,有84.31%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需要技术能力,80后办事人员群体中的比例为75%,80后个体工商户中的比例为48%,80后城市工人中的比例为63.75%,而在农民工和农民群体中认为自己工作需要技术的分别为41.22%和3.03%。”^[6]改革初期,国有体制“单位青年”与非国有体制“单位外青年”是区分非常明显的两个群体,现在往往以“有了单位、有了岗位”作为就业生活的保障。因此,广义的“单位青年”既包括“国有单位”(国有机关单位、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中就业的青年,也包括“混合制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单位就业的青年。

(三) 新时代“单位青年”呈现的丰富多样性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单位青年”在呈现类型多样性的同时,也呈现思想和情感、生活与文化的丰富性。一是政治思想呈现出更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单位青年”不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是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追求,都不再满足于机械和盲目的“遵从”,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讨论、探究,在新的境界中理解“真理”和“主义”。二是职业生涯将社会贡献与自我成才有机结合。不论是在机关单位、事业单位还是在多种所有制企业,“单位青年”既追求有作为,也追求“挣钱多”;既追求“做贡献”,也追求“有快乐”。三是更多希望在“单位”中拥有平等发展和个性发挥的机会,希望通过民主参与、建言献策体现青年的智慧和才华,在“单位”的发展中突出青年的价值。四是“单位青年”仍然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00后青年进入各类“单位”,承担国家机关管理、经济财富创造的职责,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贡献,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有生力量。

二、“社团青年”的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社团青年”成为一种新兴的力量。“社团青年”是对在社会组织就业发展的青年群体的简称,包括在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就业的青年。随着社会建设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创新,未来进入社会组织、从事社团工作的“社团青年”将逐渐增多,加入社团成为他们追求实现个人价值、发挥社会能量的重要途径。因为“社团青年”的就业发展既不是在“机关单位”也不是在“企业单位”,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仍然比较陌生,定位比较模糊,成为“单位青年”之外的一种新群体、新现象。

(一) 改革开放以来“社团青年”的曲折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团青年”发展与社会组织发展一样,经历了波动性、曲折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社会组织跃跃欲试、纷纷涌动。但是,部分失控性的社团发展和社会参与引发了不稳定因素,导致国家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和制度的变化。王名在《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中分析:“以此为基点,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波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民间组织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制度构建之路。这条道路前后历经十余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值得记述的重大事件,如成立登记管理机关、两次清理整顿、颁布相关法规、取缔合作基金会、取缔‘法轮功’等非法组织,等等。”^[7]“社团青年”虽然具有发展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服务的愿望,但是寻求社团发展的路径比较艰难。进入2006年,党和国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对于社会组织发展及其积极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启动了一系列登记注册社会组织的试点工作,“社团青年”

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加大。2012 年开始探索“枢纽性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的做法,让“社团青年”有机会获得资金、资源支持,创办社会组织、拓展社会服务。近年来,随着《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的颁布,以及一系列中央和国家关于规范发展社会组织、支持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文件出台,“社团青年”获得了职业发展和价值贡献的新契机。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社团青年”也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狭义的社团青年包括 500 万左右在社会组织就业的青年,广义则包括 3 500 万参与社会组织服务的青年志愿者、青年兴趣人员。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社会组织就业的经济收入较低、生活保障比较缺乏,很多具有社团活动兴趣的青年,选择了本职职业在“单位”,业余爱好和奉献在“社团”的形式,成为“准社团青年”。

(二) “社团青年”的生存基础与职业生涯规划

改革开放为“社团青年”提供了逐渐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政府委托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则为“社团青年”提供了职业发展的保障。一方面,社会经济建设领域逐渐提供“社团青年”职业发挥的岗位。目前,大量行业协会承担了促进企业发展、促进市场规范的职责,青年可以发挥专业知识技能,承接原来由政府管理的工作,探索社会化的行业发展路径。伴随社会工作的发展,专业社工机构崛起,大量高校社工毕业生或者考取社工师资格证的青年进入社会工作行业。随着社会改革深入和社会生活变化,“社团青年”参与社会事务、获得职业发展的渠道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不稳定性,也导致“社团青年”就业和发展的波动。刘俊彦等在《青年与青年社会组织——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分析,“青年社会组织的成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稳定性差,参加活动的时间和精力都不能完全保证。同时,成员参与活动遵循自觉自愿原则,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青年社会组织的成员缺乏稳定性。”^[8]从社会组织的状况看,很多是“间歇性”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或者获得基金会资助基金,缺乏来源和渠道的稳定性,岗位也缺乏长期保障。所以,既要针对“社团青年”的愿望和需求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发展的科学指导,还要推动国家与地区为“社团青年”的职业发展建立“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机制,让“社团青年”与“单位青年”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三) “社团青年”成为社会治理的新锐力量

迄今为止,我国“社团青年”在就业大军中所占比不大,职业岗位的类型也不够多样。但是,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中国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市场发展和治理创新并重,在新时代的行业发展中,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空间,“社团青年”获得更多的机会,也必然对社会治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治理的新锐力量。一是“社团青年”提供社会治理新思维。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单位治理强调“自上而下”,人们的思维也习惯于服从和执行。但是,“社团青年”用新的视野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组织与个体的关系,更多专注和发掘个体的需求和动机。在发现和选择社会治理的途径时,更多地运用参与、协商,而不是干预和限制。这种灵活多样、人性柔和的思维,适应当今时代人们追求自我、崇尚个性的趋势,能够有效协调不同阶层人们的利益和需求,促进社会治理收到实效。二是“社团青年”提供社会治理新范式。作为新兴社会组织发展的成员,“社团青年”更加亲近“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年轻一代的热情和创造力,力求以平等独立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社团青年”提供社会治理新动力。80 后、90 后青年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力军,将自己的前途追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相结合,希望在拓展服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成长和自我展示的机会。同时,青年也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服务中探索各种新的机遇、新的功能。四是“社团青年”提供社会治理新资源。近年来,大量新产生的社会组织是由青年创办、青年参与、青年推动的,充分吸收青年的智慧、知识、技能、活力,为社会组织提供新资源。特别是 90

后、00 后青年参与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以前沿思维、时尚观念、网络信息、智能技术推进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取得明显成效。由此可见,逐渐壮大的“社团青年”群体,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新锐力量,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三、“云养青年”的诞生

“云养青年”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是通过“云平台”“云技术”的发展获得空间,不需要依附“单位”或“组织”获得生存发展资源的青年群体。90 后、00 后的新生代,逐渐关注和重视“云养”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在探索中求发展,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成为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青年现象”。

(一) 网络时代“云养青年”的概念和内涵

20 世纪 70 年代网络兴起,80 年代传入中国并引起关注。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书受到青年的热捧和追逐。但是,伴随网络技术的普及、信息社会的发达,让青年借助电脑、笔记本、手机等能随时随地上网,从事网络文化创意、网络游戏创意等,则成为 21 世纪之后的景观。王义明、阿九在《“云养青年”:互联网新生代群体解析》中介绍:“‘云养青年’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的涵义。广义的‘云养青年’就是所有依靠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文化带来的社会环境滋养的青年群体,既包括依靠一般性的‘直播青年’、‘抖音青年’、‘快手青年’,也包括以技术、创意为主的青年。但是,狭义的‘云养青年’主要是自身依靠网络文化创意、网络游戏创意、网络技术创新等滋养的青年群体。”^[9]尤其是摩点网 2018 年推出的“云养计划”,其目的就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摩点给每一位创造者提供了建立个人品牌的机会。所有人都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创意作品,讲述这个创意是如何萌发,并一步步长大。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创作者会因为自己的辛勤付出获得相应资金支持,吸引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将创意变成现实”^[10]。所以,互联网时代的“云养青年”群体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擅长网络技术,通过发布网络文化创意、游戏文化创新、智能文化创意等,表达青年群体自身的兴趣和才华。二是运用网络文化创意等吸引“粉丝”和“粉丝经济”,通过“打赏”“众筹”“资助”“预购”等形式,获得“云养青年”生存与发展的资源。三是“云养青年”与社会大众的网络互动,带来新理念、新方法的传播,促进传统生活领域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四是“云养青年”是正在逐步形成、不断变化的群体。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公青年”与“单位青年”比较是“蚂蚁对大象”的状况,那么如今“云养青年”与“单位青年”的比较,仍然是“蚂蚁对大象”的状况。但是,经过三五十年网络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云养青年”也将获得“非公青年”“社团青年”发展的机遇,成为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

(二) “云养青年”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研究发现,在中国,“云养青年”的生存与发展,历经曲折和艰难,逐渐获得认可和支持,逐渐赢得自主发展的空间。一是社会鼓励创新的环境。虽然互联网发展是直接的原因,但是“云养青年”诞生的更深层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社会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环境。在社会治理创新的环境中,在遵守党纪国法的前提下,国家允许和鼓励青年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创造。这样,热衷网络创意、游戏创意、智能创意的青年才获得发展空间、生存空间。二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在青少年一代体现得最为明显。正是有了网络,青年一代与社会的交往、与他人的交往,不再需要过多的成本(如交通经费、见面时间、尊卑关系等),可以更加自由和率性;也是因为有了网络,青年发表言论和创意的途径更为自由,不需要通过“投稿”“审阅”等繁琐环节,不需要看“权威”“名人”的脸色,可以轻松通过网

络发布,引起社会的反响,获得粉丝的围观和点赞。这样,掌握互联网技术的青年一代,拥有了意想不到的创造和发挥的空间。三是青年的观念变迁。传统社会的单一成长渠道,让“成名成利”成为青年倾慕的途径。然而,改革开放为青年的多元化成长提供机会,网络社会为青年一代的“自我认可”“自我品牌”提供机遇。这样,“云养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不再以原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为单一成长追求,也不再以“好工作、好收入、好荣誉”为单一发展期待。“云养青年”的粉丝群也许仅仅是“幼稚的年轻代”“肤浅的新生代”,但是他们的需求与期望激励着他们不断探索和创新。四是当今家庭的经济变化。从摩点网“云养计划”的众筹项目看,排前五名的项目,每个项目月度收入在2 000-8 000元之间;排最后五名的项目,每个项目月度收入仅仅是数百元、数十元乃至几元^[11]。即使是三四千元的月度众筹资金,扣除20%的税收和30%的管理费,“云养青年”个人获得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撑生活与工作成本。但是,“云养青年”在发展初期,大多数获得家庭的理解和支持,不仅承担租房、饮食等费用,还支持创意设计和开发的其他成本费用,让年轻人可以独立自主地追求创意生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云养青年”的收入微薄只是现在的状况,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变化,将来一定会有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 “云养青年”与直播、抖音青年的异同

广义“云养青年”与狭义“云养青年”不同,有其各自发展的路径。如今,涉及网络的青年群体有很多称谓,如“网络青年”“游戏青年”等等,与“云养青年”各有异同。本文分析狭义“云养青年”的概念,他们较多关注网络文化创意、游戏文化创意、智能文化创意的因素,即不仅仅是网络的享受者、沉迷者,也是网络时代创意、创造、创新的青年力量。相比之下,“网络青年”“游戏青年”较多指称沉溺网络、沉溺游戏进行消费和享受的人群。“直播青年”“抖音青年”则较多指称依靠个人资质和才艺特长,通过网络录制和播放的形式,赢得社会关注、粉丝打赏的群体。“无聊与有趣”“平凡与刺激”“空虚与满足”等词汇,就是观赏“直播”“抖音”“快手”的人群的心态反映。目前,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于“直播乱象”的整治,以及“直播”观赏群体的素质和需求的变化,单纯依靠“颜值”“媚俗”“出格”获得粉丝的做法逐渐减少,依靠“直播青年”的才艺、特长获得粉丝打赏的做法逐渐增加。所以,狭义的“云养青年”与“直播青年”“抖音青年”具有本质区别,也有一些做法和特色出现交叉重叠。

(四) “云养青年”引领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变化

互联网时代,“云养青年”不仅仅探索自身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也在引领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变化,职业观念变化。第一,“自主不受约束”的工作方式。近年来,“未来没有企业”“未来不需就业”等说法逐渐流行,核心要素就是人们不满“打卡上班”的机械约束,希望拥有自主选择、自由安排的工作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这种愿望难以实现,因为实体性的财富创造和文化活动,都需要“单位”“企业”“机构”的统筹安排。但是,网络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机制,“云养青年”采取个体输出创意、作品的方式,就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获得社会认可和众筹资助。一方面“云养青年”独立自主进行思考和创造;另一方面网络平台提供社会对接和资助。这为新生代青年的工作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形态,受到越来越多青年的欢迎。第二,“工作与生活”融合的方式。传统社会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是分离的。每天“八小时上班”是到职业场所,“下班回家”是到生活场所,这种“钟摆式”的状态,割裂了工作的意义和乐趣。“云养青年”则是“在生活中工作,在工作中生活”。居家生活的时候,产生创意就随时通过网络进行创作、交流、传播、推广;外出的时候一边进行创意分享交流,一边欣赏美景美食,体现人生和生活的丰富性。“云养青年”率先探索的“工作与生活”融合的方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生存状态改变的先兆。第三,“创意与生活”交融的方式。传统“单位青年”“企业青年”最困惑的就是“职业岗位无法

发挥创意才能”,自己变成“工具”“零件”,无法实现个性发挥、才艺展示的工作生活。“云养青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根据兴趣、创意选择工作状态,开展工作过程,将自己的思考、灵感发布到网络,获得公众认可与资助,实现新职业、新工作的成就。我们调查分析的“云养青年”工作与生活状况,虽然仅仅是新生代的一种萌芽、一种征兆,但是对于理解新时代的工作变革、生活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位青年”的演变、“社团青年”的崛起、“云养青年”的诞生都成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一,改革开放促进青年群体分化和变迁。改革开放促进青年群体加快分化、加快变迁。从改革时代、治理时代、网络时代的“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三大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中,透视出中国的时代变革和生活发展。

第二,青年新群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在中国的改革进程影响下,青年新群体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也衍生出许多原来没有的新机遇、新路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只要有梦想、有追求,就可能在网络、社团、企业、机构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空间”、“创造自己的成功”。

第三,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前途志向有变化。青年群体不论是“单位青年”“社团青年”还是“云养青年”,都拥有新的志向、新的追求。不仅仅是期待解决温饱问题、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等,而且力求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发挥自己的智慧和特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为生活谋求新出路。

第四,新时代青年群体成为社会创新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进程,各类青年群体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分子,都在为中国社会进步发挥才能、贡献力量,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生力军。

第五,新生代青年群体塑造着中国国家形象。“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都要关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自觉承担塑造国家形象的责任。在各类青年群体的参与和推动下,中国国家形象获得新元素、新内涵,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理解和信赖。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 [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 [3]张耀铭 张路曦《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 [4]沈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状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 [5]李路路 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 [6]李春玲《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 [7]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 [8]刘俊彦《青年与青年社会组织——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 [9]王义明 阿九《“云养青年”:互联网新生代群体解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0期。
- [10]《关于魔点——我们在做什么》,https://www.modian.com/
- [11]《订阅式众筹——云养计划》,https://www.modian.com/

(责任编辑:王俊华)